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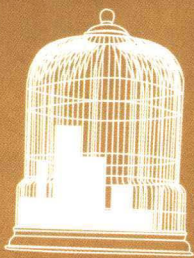
蜗居

A Romance Of House

六六◎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蜗居

A Romance Of House

六六·著

新出图证(鄂)字 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蜗居 / 六六 . 著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 - 7 - 5354 - 3582 - 8

I . 蜗 ...

II . 六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8083 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余一梅

媒体运营: 赵 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 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 - 87679301 传真: 027 - 87679300
地 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 11 楼	
邮 编:	430070	
发 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 话:	010 - 58678881	传真: 010 - 58677346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25 千字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选 目

CONTENTS

A ROMANCE OF HOUSE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	001
8000 块你还想明年结婚？！	010
我贱贱地贱贱地爱上你	014
用 30 天的紧张换一天的松弛，残酷！	017
我要买处女房！	022
这种痛叫“被拒绝”	036
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	042
文学是鱼上的香菜	050
婚姻就是元角分	053
莫为蝇头小利错失整片森林	067

终于跨入百万富翁的行列	068
她的房子就是她的坟墓	074
你抽一辈子烟就烧掉我半套房子	080
老婆就是那个在你耳朵边叨叨一辈子的人	090
拥有物质就会拥有精神吗？	095
先自掘坟墓，再埋葬爱情	100
鱼水欢娱不过是过眼云烟	104
男人不如衣服靠得住	112

C CONTENTS

我就愿意这样漫漫地想你	129
加班，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	133
钱，来得容易去得快	141
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143
有情妇的男人，干的都是蓝领的活	163
里子伤了无所谓，面子丢了就完了	170
低头一笑时分，突然魂回大学时代	174
这一天，他本该是个父亲	176
你，就是那个被我踩在脚下的根	180
人这一辈子，不仅靠关系，更要凭本事	186
带着负疚去结婚，不如痛快分手	194

也许伤口不被磨擦，就会愈合	200
女人有了自己的家，就是嫁	212
贼心贼胆都有了，贼在睡觉	223
唱歌走调到不忍卒听	237
人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	242
这马屁拍的，正中靶心	253
“官”字头上一顶帽，身后两张口	281
拿钱买后半生官路的清白	288

CONTENTS

A TOWN OF HOUSES

01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

这是海萍千挑万选租来的安身立命之地。每个月 650 块。她原本只想在这里过渡一下，没想到一渡就是五年。这期间，她和老公办了婚姻大事，换了 N 个工作，妹妹海藻借住了大半年，儿子出生后回来的第一个家。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事，就在这租住的 10 个平米屋檐下完成了。

海萍原本想，等一攒够首期我就买房子，然后我就有自己的窝啦！

路漫漫其修远兮。五年的血泪路走下来，她发现，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而且距离越来越远。再等下去，也许到入土的那一天，海萍还是住在这 10 平方米的房子。如果这幢古老的石库门房子不拆的话，她会一直租下去，一直节衣缩食，一直凑不够房钱，一直跟其他五家共用二楼半的那个小厕所，一直为多摊了几块钱的水费而怄气。也许到最后，就跟二楼的老李家一样，祖孙三代共住一间。放个屁声音大点儿三楼的楼板都震颤。

海萍每次路过二楼上三楼的时候，都喜欢，或者潜意识里很满足地朝那间和自己家面积一样大的 10 平米小屋望进去，看看那张双层床和斜靠在门边的行军折叠床。也许是房间实在太小了，二楼老李家从不关房门，甚至大冬天也敞着，东西堆得漫到门外，至少李奶奶那张小板凳就一直放在过道上。而他家吃饭从没在一桌过，都是分餐，每次上桌一个人，或者老李端着碗去楼下的弄堂吃饭。

望着无处藏身的老李，海萍的心态就平和多了。至少，在人均面积上，海萍不是这座城市里占有率最低的人。同样一间屋子，她还占 5 个平米呢！人就是靠这种“比下有余”才能有活下去的信念。若总是“比上不足”，大部分人都会罹患忧郁症。比方说贝克汉姆，因为没住进白金汉宫而郁郁寡欢。

海萍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都怪你。”对这话，苏淳已经习惯了，每次都笑着回答：“好，怪我，怪我。”

早上海萍在转不开身的小地方居然还四处找钥匙的时候，她会嚷嚷：“都怪你！为什么昨晚不提醒我放包里？”苏淳完全意识不到这原本是海萍的错，总是一边帮忙找，一边说：“怪我！怪我！”苏淳也闹



不明白，这么小的一片地方，为什么跟迷宫一样总有无尽的空间可以隐藏这些小东西，比方说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把它蹭进鞋窠里，或者被一份报纸压着就消失了。有时候苏淳会安慰自己，亏得地方小，所以东西才好找，若换套100平米的大房子，每天不要上班了，整天捉迷藏。

这话，苏淳曾经跟海萍开过玩笑。海萍严肃地说：“绝对不会。房子大了才会有序，所有东西归位，我会在进门的墙上钉个杂品袋，把伞、钥匙、信件都放进去。所有的鞋子不会这样敞在房间里，要收进鞋柜。电视机不要放在书桌下面，每次看的时候蹲着，要放在电视柜上，电脑也会有自己的房间。我要做一套海尔厨具，买一套美国的康宁餐具……”苏淳每次到这时候都后悔跟海萍提房子的事。她似乎早已成竹在胸，要买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朝向，怎样装修，墙是什么颜色，家里要添置什么细软，精确到在玄关安一面照妖镜。

每到这个时分，海萍的脸蛋就洋溢着一种兴奋的红光，鼻翼也会因为兴奋而扩张，手脚挥划之处，你得提防她踢到地上的电视或者不小心手撞着墙。苏淳会假装不经心地用手拦一下她大幅度的举动，以免她在受到磕碰的时候突然梦醒，进而因眼前现实的对比更加沮丧。

海萍在谈论房子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细节都设计好了，独独不谈钱。主要是，这一点没法谈。一涉及到这方面，所有的梦想，就只能称之为梦想了。

其实，三年前，就在三年前，就在海萍的肚子刚刚有点鼓起来的时候，他们家差点就有一套房子了。如果海萍当时更加实际点儿的话。

那时候，上海的房价正小荷初露尖角地开始上扬。在沉寂了10年之后，上海的房子跟刚刚苏醒的冬草一样，飘出一点春意。海萍那时候刚怀孕5个月。原本，那是买房子的最好时机。

趁走得动，海萍每天下了班就拉着苏淳去看上海各区的二手房。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我们可以称为“英雄死了”，至少假寐着，几乎不见什么新楼开盘。那时候是海萍对上海交通最熟悉的时候。她除了怀孕的喜悦，就沉浸在一张市内交通图上。每天依地图标出房子的位置，然后查看有几路车到达上班的地方，估算路上要多少时间；那个时候，任何一个路人随便问海萍一条巴士的路线，她都可以准确地告诉你去向。

按这种势头，原本在海萍生产前，就可以定下房子了。只可惜，功亏一篑，人哪，心存贪念。

当时，小夫妻俩手头存款4万，加上两家凑的钱，够付一套中小户

型的二手房首期。也就是在蓝村路或者张扬路附近吧！天哪！蓝村路啊！张扬路啊！这个地段放在现在，随便什么房子，都得百万以上啊！肉痛！

房产经纪人打电话来约看房子。到地方一瞧，小小的两室一厅，属于90年代初的设计，所有的房门都对着客厅开，厨房，厕所，两个卧室。所以那个厅纯粹是过道，基本上放不了什么家具。当时的房主就任那一片空着。海萍不是很满意。两间卧室，一间朝北，一间朝东。就这种户型，来看房的人居然占满了小厅，总共得五对夫妻吧！有老有小。再加上挤门口的几拨房产经纪人，整座屋子给人的感觉极其压抑。

海萍面上不露声色，心里暗暗“切”了一声，想：“造势啊！吓人啊！以为来的人多就卖得掉啊！这种房子，送给我都不要！孩子难道住北间？电脑电视不还是没地方放吗？这种生活，与我心中所想的，差别太远了！”

房主就开始指着每家的女主人问：“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第一个问海萍，海萍显然摇头，根本没问苏淳的意见。问到第二家，那个女主人就已经表现出意向了，仔细问一下估价，好像是30万。就这种十多年房龄的房子，房主好意思要30万！看那墙，都起皮了！看那地板，还是革的！看那厨房的水喉，还是裸露的！这种房子也好意思说30万，一定是穷疯了。

海萍嘴角都止不住扬起一丝蔑笑。

海萍如果能预料到以后的势头，她就该哭了。

这世界上聪明人很多。海萍在审时度势上，应该算傻的。

第三对夫妻根本没有掰价的意思，就打算当场掏预付金了。第四对夫妻和第五对夫妻开始往上加价，其中一个说，我加你两万，就这么定了，你不要再给人看了。

海萍拉着苏淳就出门了。

绝对不要和白痴一起看房。绝对不要和托儿一起看房。这会干扰你的正常思维。

当时海萍是这样想的。

那是海萍看的第一套房子。

然后，在儿子出生前的那一段时间里，海萍又陆陆续续看过几套房子，房价已经有加速上扬的趋势，海萍发觉自己也走入以前那堆白痴和托儿的圈子。无论多烂的房子，走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想给个价儿，先从气势上把对手压倒，买下再说。



但海萍总是失败。曾有一次，在现场，海萍都快成佼佼者了，没人能出过她的在房东要价基础上多给4万的价钱。她狞笑着得意，终于胜券在握。我海萍也是有资产的人了！

其实，那套房子还不如第一套房子。海萍边出价边怀念那个大大的北间，那傲人的层高。至少从使用面积上说，那套房子还是适合居住的。若是当时横心买下，屋子上下隔隔，能整出四室两厅啊！

就在某个夜晚，海萍曾经掏出4000块订金，买下过一套面积60平米的二手房。那时候，海萍的肚子都已经跟吹大的气球一样了，主要也是实在不能等了。

谁知，三天以后，房主来个电话，说：“对不起，订金还你，我再补500块你的损失，我不能把房子卖你了。有人比你多出两万五。”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海萍不断深呼吸，压制怒气，说：“勿气勿气。一套破房子而已，一个不守信的破人而已。等妈妈有了钱，给宝宝买别墅去！”

因为这次震惊加失望，海萍的看房事业在其最高潮处戛然而止。就像是舞台上指挥者冲向高处的手脱臼，就像夫妻生活中酣畅之处老公缩阳。总之，在不甘心、愤怒和焦虑中，海萍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冲刺。房子就暂时搁浅。

然后海萍就有了儿子欢欢。

欢欢的到来，让海萍的生活突然陷入一种纷乱的茫然。虽然全身心迎接，但还是没想到，一个小毛孩子竟然这么能糟蹋钱！那糟蹋的，都是海萍未来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啊！

欢欢一个月的口粮比他们夫妻俩吃得都多。光吃也就罢了，他还拉呢！一罐进口奶粉一百多块，一包尿布也一百多。看着存款单上的房屋蓝图一平米一平米地坠落，海萍常常面对满垃圾袋沉甸甸的“尿不湿”恋恋不舍。这扔出去的，都是票票啊！她恨恨地在儿子肥屁屁上拍了一巴掌：“你进出双向收费啊！比中国移动还狠！”

家里因为外婆的到来而更显得拥挤不堪。外婆和妈妈带宝宝睡床上，爸爸就铺个地铺睡地上。若是宝宝上面的小嘴儿等着吃，下面的小嘴儿忙着拉，大家手忙脚乱，人仰马翻的时候，外婆搞不好一糊涂，会把沾着屎巴巴的尿布没包严就丢在爸爸的床上。家里奶瓶尿布堆得山高，再加上老太太舍不得丢掉吃空的奶粉罐，别人赞助来的小衣裳，家已不可能称之为家了。苏淳和海萍一想到那个小地方，混着孩子的哭声，屎尿的味道，大人的汗味，几个人因为喂养而发生的争执声，就实

在不想进门。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海萍就宣布：“我要回去上班了。我得挣钱。房子太小，开销太大。妈妈，你替我把欢欢带回老家养吧！”海萍说这话的时候，是带着解脱的神清气爽。

可没曾想儿子走了。海萍的魂也走了。

一周只许打一次长途。一年只许回家两趟。

省钱，省钱，省钱。

这就是海萍生活的目标。

孩子刚回去，海萍一到晚上9点以后就往老家挂长途，让母亲尽量详细地描述儿子的成长。儿子会认人了！儿子会招手了！儿子会坐了！儿子会爬了！海萍是如此地享受电话。以至于在长途电话账单到来的时候，苏淳忍了又忍，忍无可忍地叹气：“海萍，如果照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把我们好几个平米给打掉！”

海萍决定戒电话。

但思念像潮水一样涌来，让海萍备受煎熬。

海萍决定买个摄像头，然后给母亲那边买台电脑，这样不用长途也能看到儿子了。

苏淳说：“海萍，一台电脑又是一平米。再说，老头老太也不会用，你还得找人帮他们，每次都找人，很快大家都烦了。也许就放在那里谁都不用了。而且宽带费很贵，时间一长，又是一平米。海萍你就忍一忍，再忍一忍。你还不如把这些钱寄回去给儿子买奶粉吃，更实惠些。等我们买了房子，一买房子，我们就把孩子接回来！”

海萍连眼泪都流不出了。

海萍都快麻木了。

她决定认命。考大学的时候1:10，毕业的时候不包分配，进了单位废除终身制，结婚的时候不分房。单位都朝秦暮楚了，谁还管你房子啊！海萍觉得自己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儿，所有的不公平都摊到她的头上。她妈总哀叹自己是时代的牺牲品，海萍忿忿地想，跟她比，她妈那点儿不顺算什么呀！

这就是她的命。她要与十月怀胎的儿子分隔近千公里。她要在这个看起来无比繁荣，对自己而言却是华美衣裳，镜中花水中月的大城市里奋斗好几十年，却没有一片瓦属于自己。“无立锥之地”，她感觉自己就像古人说的那样，站在锥尖上努力平衡。

也许，当年她的选择是错误的。如果她不一味追求大城市，而是随



丈夫回到他家的小镇，或者让丈夫跟自己回到家乡的小城，那么，今天的他们应该无比惬意，赖在任何一边父母的家里蹭吃蹭喝，买一套房子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那么一念之差，她必须被这城市拘束，呆在这里。

她当然有可炫耀的资本。这个城市的户口，说起来一个最少也值50万。如果能够私下买卖，她打算把夫妻俩的户口折现，携巨款遁世而去。而偏就这部分属于无形资产，听着耳热，变现不出去。

每月3500块。

对于一个学化工又转行当普通文员的女人来说，无论她怎么跳槽，这就是她当年夜夜两点入睡，考上重点大学的价值。而这价值还有贬值的趋势。对于一个年过三十，没有硕士文凭，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来说，对于那么多外地小年轻虎视眈眈盯着的大都市的所谓白领阶层来说，她都快摇摇欲坠了。就这3500块，还得努力拼搏。加班加点是常事。

苏淳好点儿。苏淳学的是船舶专业，现在在船厂工作，搞技术。一年拿到手，总有七万出头。虽然在这个国际都市中，满眼都是世界500强进驻，南京路都不允许民族品牌露脸的地方，这个收入不高，但看在稳定的份儿上，海萍并不能说什么。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漂泊，另一个，最少能保住饭碗，这是海萍对生活的要求。

于是，他们俩，两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工作了七八年后，每个月如果吃不喝不消费，省下所有的钱，可以在这座大都会的郊区，买一平米的房子。

但因为人得活着，孩子得养着，你得和周围的人交际着，物价还天天涨着，所以，两个人即使再省，也大约只能省出1/3个平米的房子。

照此推算，如果海萍不被裁员，一直这么平稳，苏淳没有变故，每年涨一点工资。双方父母托老天的福，没病没灾，孩子受上帝保佑，平平安安的话，那么，海萍和苏淳，在未来的300个月里，可以买得起一套100平米建筑面积，80平米使用面积的房屋。

300个月，一年12个月，也就是说，未来的25年，直到海萍退休，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这是一种物理上的匀速直线运动。得排除一切外力，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没有风吹，没有摩擦，没有空气，什么都没有。意思就是，钞票不贬值，国家教育不收费，看病不花钱，老人不需要供养，不发生任何

意外。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海萍悲观地想，要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究竟在奋斗什么？

02 毅然决定买房，因儿子的一句话

海萍突然决定不再等待。尽管房价还像三级跳那样一天一次刷新，每个月都勇攀新高。而在自己的存款离首期尚有太大距离的时候，毅然决定买房子，是因为儿子的一句话。

海萍回家了。回家看儿子去。这是海萍每年心情最愉悦的时候。临行前的几晚，海萍跟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顶着一天上班的疲劳依旧亢奋地逛各个小店铺，把吃的、玩的、穿的、用的，一样一样肩挑手拎地往小屋搬。

“我要看儿子了！嘻嘻！”海萍手捧小衣服，无限喜悦，语调都轻快一些。在国庆长假前的一个半月里每天念叨数次。然后临睡前会在已经洗过水的新衣服上亲一下说：“宝宝晚安！妈妈来啦！”

苏淳看着很心疼。其实孩子离开娘已经两年，海萍对儿子的思念，都快成祥林嫂那样了，不出三句就开始儿子长儿子短。每天有空就是抱着儿子的相片看，把电脑的屏保也换成儿子的照片。但今年的国庆，苏淳不能回去看儿子，因为他还有另一头的负担——他自己的父母。他一年只在五一才见儿子一面。说真话，他对儿子几乎没印象。所有的信息都靠海萍传达。在他的意识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想不到自己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爹。孩子在他的日子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海萍回家的那天晚上，苏淳送她到火车站。一到广场，苏淳就暗自叫苦。每年都这样，每次都这样。人山人海。甚至不少人就抱着铺盖睡在外面。海萍这一路又要受苦了。

海萍没买到坐票，就站着回，一路12个小时。不过没关系，哪怕人家鞋子踩到海萍头上，哪怕海萍的脚肿得跟猪蹄膀一样，她都浑然不觉得苦或累，回光返照般一想到儿子就精神焕发。海萍已经很有经验了，临行的那一天水米不进，以免给自己找麻烦，在火车上上厕所。东西带那么多，人又那么杂，小心宝贝给摸去。那哪是什么杂货啊，那是母亲积攒了半年的思念。

海萍风尘仆仆地赶回母亲家，一进门就嚷嚷着儿子的名。放下大包小袋，却只见自己的妈在厨房择菜，没有儿子的踪影。“欢欢呢？！你明



知道我今天回来，怎么还不让孩子在家等我？”

母亲放下菜，赶紧擦了手给海萍递过来一条毛巾：“擦擦脸，擦擦脸！累坏了吧！那么多的人，每次都那么挤。你歇着，坐坐！靠会儿！闭闭眼睛。”母亲倒了杯水，又端出满满一盆早点，“哎哟，包子都凉了，热两回了。我再热热吧！”

海萍边脱袜子边嘴里嘶嘶作声：“袜子都快嵌进肉了。你瞧我腿都发亮了！肿成这样！你别忙吃的了，我都饿过劲儿了。儿子呢？你晓得我回来看他的，就呆这么几天，少看一分钟都对不起我票钱。你也不留他在家等我。”

“你不看看都几点了你才来！准点到该早上7点，这都11点多了！迟那么长时间，他那猴屁股能坐住？一早就嚷嚷着要出去，姥爷都抱出去接你几回了，没接着。这会儿在超市门口呢！肯定在坐那个小电驴。一次塞一块钱，你爸的工资都叫那电驴给骗走了。”

海萍听到这，寻了双门口的大拖鞋就奔出去，后头妈跟着喊都没拦住：“你急什么！午饭的点儿不就回来了！你先休息会儿啊！”

海萍见到儿子的时候，儿子果然如姥姥所言，正骑那小驴子上不肯下来呢！屁股扭成麻花，嘴里还唱：“唐僧骑马咚个咚！姥爷，嗯！嗯！”手指着已经停了的驴子示意姥爷还往里塞钱。“不骑了，咱不骑了，该饭饭了。家去，妈妈来了！”欢欢根本不理那茬儿。

“欢欢！”海萍的脸笑得跟朵花儿似的，将俩胳膊伸展到最遥远的地方，蹲下来冲儿子欢呼。

儿子回头望一眼，迟疑了一下，没动。

姥爷一把揪住他往下拽，口里嚷嚷：“快看！谁来了！叫妈妈叫妈妈！”儿子怯生生抱住姥爷的腿躲在后面偷看。

海萍顺地蹲着小溜几步，将儿子抱在怀里，举起来，使劲地亲啊亲，把小脸蛋都快亲破了。欢欢狼狈不堪，甚不情愿，左躲右闪。“叫妈妈，叫妈妈！”海萍和父亲一起努力。欢欢极不情愿地喊了声：“妈妈！”

姥爷替妈妈遗憾地摇头说：“这孩子！平时妈妈不在，自己抱着电话筒‘妈妈，妈妈’叫不停。我们都逗他，问：‘欢欢，你妈妈呢？’他就手往耳朵边一捂说‘妈妈’。一看妈妈相片儿都好几个钟头。怎么真妈妈来了，反倒吓成这样？原来你是叶公好龙啊！”说完，在欢欢鼻子上刮了一下。

欢欢赶紧顺势伸手要姥爷抱。

海萍已经很满足了。这次比上次进步。上次固执喊“阿姨”。这次喊的是妈妈。两个人好不容易混到熟稔，就是海萍离别时分。

带着儿子回家，海萍亲力亲为地给儿子喂饭，全然忽略姥姥跟着喊：“你怎么又喂啊！这正训练自己吃饭呢！你搞什么乱啊！”海萍一边笑一边冲儿子示意：“宝贝，张口！啊呜！哎呀！大嘴巴呢！”回头跟娘说：“我难得见他，宠宠他，你就满足一下我吧！等我走了你接着训练。”

海萍给儿子洗澡，冲着小屁股蛋子使劲亲，边亲边喊：“不臭不臭，我们香香！”逗得宝宝哈哈笑，撅屁股去凑海萍的脸。姥姥又摇头：“这都两岁多了，你怎么还把他当几个月的娃娃哄？要知道男女有别了。”

海萍的意识里，宝宝总停留在三个月走的时候的傻傻样，她能哄的，也就是那些技巧。每当看到儿子竟然会指着书认真挑选要读的篇章，或者单脚平衡站立的时候都惊诧不已。她根本没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

某天，欢欢干坏事，而且是故意的，被海萍抓到。欢欢掏海萍的包，居然从里面搜出好几个一块，他把一块的硬币挑出来，笨手笨脚地塞进自己的口袋。海萍捏他衣服的时候发现的。“你哪来的钱？”欢欢指指海萍的包。“你要钱干吗？”欢欢又指指外面说：“唐僧骑马咚个咚。”海萍其实想笑的，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花钱了。但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憋住没笑。姥姥闻讯也赶来：“哎呀！这还了得！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啊！这个要打，不打不记事儿！”姥姥顺手把挂门后的教鞭就摘下来了。海萍母亲以前是小学教师，海萍海藻姐妹俩从小就给这个教训大的。

海萍一把拦住母亲：“咱不体罚孩子。你那一套都是老方法了。”姥姥赶紧申辩：“我什么时候打过？我那不吓唬他吗！”

海萍说：“吓唬也不行，有暴力威吓在里面。咱们要换种方法。欢欢，偷拿别人的钱，私自翻别人的包是不对的。这样的孩子妈妈不喜欢，小朋友们也不喜欢。你自己说，该怎么办？”

欢欢自己就开始摇胖手了：“不打！不打！”

海萍：“妈妈不打。但妈妈要处罚欢欢。你说，怎么处罚欢欢呢？”

欢欢歪头想了想，回答说：“妈妈抱抱吧！”

姥姥大笑，姥爷也笑了：“哎哟！这个小滑头！”

海萍愣住了。呆住了。怔住了。



心如刀绞。

大家都在笑，连欢欢也在笑，周围的笑声却离她如此之远，她在笑声中旋转。

两岁半的欢欢，虽然话还说不利索，但意思已经完全明白了。

海萍要处罚他，他选择抱抱。

也就是说，海萍那样爱儿子，将所有的心都牵挂在这个小东西身上，将所有爱都灌注在这个小东西身上，而欢欢却觉得被母亲抱是一种惩罚！

海萍想起，无论自己怎么对宝宝，宝宝夜里一定要跟姥姥睡觉。无论怎么想亲近宝宝，宝宝出门一定要姥爷抱。无论自己怎么想亲他一口，都得使尽办法，卖乖甚至讨好。

孩子已经懂事了。他知道谁是他的亲人，他只跟那些与他日夜在一起生活的人交流情感。而妈妈，什么是妈妈？妈妈就是电话那头的“喂”，妈妈就是每年来两个星期的女人，妈妈就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

“我为什么要一个孩子？我要他，难道就为了有一天，他想起我的时候，甚至想不起来模样吗？难道就为了有一天给他一套房子吗？难道就为了别离吗？”

海萍在一片笑声中蓦地决定：“回去就买房子！马上买！我要和我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03 8000 块你还想明年结婚?!

“我要买房子。”这是海萍回来后的当晚，在一切收拾停当以后冲老公说的第一句话。她向苏淳摆摆手：“你不要劝我或问我。我已经决定了，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这一路我都想清楚了。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不要太偏僻，价格大约是80万，首付20%就是16万。我们存款加公积金8万，还要借8万。你的任务就是问你爸妈要钱，无论如何要借来4万。剩下4万，我父母拿两万。你别急，我不是让他们少出钱，而是以后不给他们寄养儿子的钱了，你也知道现在养孩子多贵。另两万，我把海藻结婚的钱先拿来用。让她等等再结婚。这样，咱们的首付就有了。等钱一到账，咱们就去看房，尽快定下来这件事。”

苏淳从不直接提反对意见。海萍是顺毛的驴，若惹毛了，基本上就是顶风作案。“问题是，买房子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难道不装修？不买家具？房子首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贷款加其他的杂七杂八，